

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间谍与反间谍的双重较量

剑·谍

毕鉴威 著

一个狙击手的卧底生涯

剑·谍

一个狙击手的卧底生涯

毕鉴威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谍 / 毕鉴威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85-4134-2

I. 剑… II. 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8409 号

剑·谍

毕鉴威

策 划: 王凌米

作 者: 毕鉴威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特约编辑: 王凌米

装帧设计: 荀冠虹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60 × 105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134-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鉴威来电话让我给他的新书写序,是根据电视剧《剑·谍》改编的小说,我当时没有答应,他说先看看电视剧和小说再回复他不迟。我是很少写序的,不喜欢这种差事。他那么说了,我就看了《剑·谍》电视剧与小说,看完后,我答应了。

一部坏的作品会让读者感觉受骗,它不仅是浪费了读者钱,更是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如同昨天晚上你遇到一个美艳娇娘,今早天亮,只见邋遢糟妇,叫苦不迭,大骂这世界化妆技术太高害死人。而一部好的作品应该读完后还觉得好,能给予读者新的视野和认识,如同昨天晚上你遇到一个美艳娇娘,今早天亮,发现静静熟睡的她较昨晚更加动人妩媚,感谢自己眼光精准。我想《剑·谍》属于后者。

《剑·谍》是根据真实历史“日汪密谈”事件改编,整个故事围绕着如何获得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的“日汪密约”展开。主角方滔是我读到过最优雅的狙击手。他是比利时领事馆的一名普通文职,更是一名杀手;他是一名优秀的国民党军统特工,是一名狙击手,是国民党军第一批送往德国训练的职业狙击手,所在第九行动组专杀日本人与投日叛徒;同时,他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一名优秀共产党卧底、间谍。在这里,身份很重要,一不留神,身份会要了你的命;在这里,身份不重要,只要是炎黄子孙,只要是中华民族同胞,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只有一种身份。他们都抱着随时赴死的态度度过每一时,每一日,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侵略者,一个是投日叛徒。在这里,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追随三民主义,他们都在为国牺牲。牺牲这词现在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矫情,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或者不能明白对某种信念执着追随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是就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也会懂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埋葬了多少英灵,江河混合了多少热血。那些战士名单上、烈士名单上看不到的特工,潜伏在各个角落,他们没有身份,甚至忘记自己出生时的名字,他们的战争不壮烈,不轰动,但他们随时身处战场,战斗在每一分

每一秒中进行,他们的行动对国家的整个抗日战局产生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少为人知的历史,却是不能忽视的历史。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向非艳,她与方滔同属第九行动组,是作品里最为坚定甚至说最为冷酷的一个人,当同伴遭遇日军枪击,她会上前补一枪,理由是不为敌人留下活口。当自己已为孕妇,却发现自己的爱人投判日军,她虽内心撕裂痛苦,但绝对不予原谅,对着爱人连开数枪。这样一个女人,在爱着的时候全情投入,不能爱的时候毫不含糊。不忘初衷,坚定信念,她内心的强大使人对她充满敬佩;而她的执着与孤独让人对她充满怜惜,甚至于看到后面,她的冷酷都是可爱的。时隔几十年后,换做今日的我们,对什么会有不可撼动的信念?

谍战类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是时下热门的,要在众多作品中被读者和观众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让读者看得过瘾,能让他们牵挂,让他们紧张,让他们欢喜甚至痛苦才行。通常间谍类的故事总是紧张的,自然,结局通常也是郁闷的,要不一方黯然失败落荒而逃,一方扬眉胜利,要不就是两败俱伤。可是一个好的作品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历史从来都是丰富的,生活是潜流的。

《剑·谍》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即是过去的生活,过去生活着的人们的生活。在上海租界区,日占区,各色人等,地下党员、黑帮、军统、投日分子、日本人、普通老百姓等。如同书中所写,可能突然一天,你必须执枪面对自己的兄弟,也可能一个纯真孩童的无知言语就会要了你的命,甚至连天天生活在一起的父母或者丈夫或者妻子到底是谁你都不知道。你不会知道你的后脑勺哪天会碰到枪口。

《剑·谍》有多好,好在哪里,我不多说了,我说得再多也不如网上的粉丝来得猛烈。《剑·谍》,剑既是冰冷的,又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从书名就没有普通谍战类题材的特点,它让我们看的是一个地下党员如何在军统组织生存,一个特工组织的作战方式、一个优秀狙击手的恐惧与爱情等。

《剑·谍》是一本难得的清醒内知的书。它没有作者本人是非观的强行介入、非此即彼的判断,似乎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察、记录。《剑·谍》让我们看到更多真实。而真实正是当下非常缺罕的东西。

慕容雪村

2009年8月15日

|序|

根据电视剧《剑·谍》改编的同名小说问世了,相信会给喜欢这部电视剧、希望更深入地了解70年前民族存亡之战的读者带来过瘾的感觉。

《剑·谍》的故事原型及其历史背景都是真实的。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海的抗日斗争以一种充满都市特征的形式出现,那就是特工战。其中,夺取汪伪与日寇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并公布于世,借以揭露汉奸、分化敌营、激发全国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是我方一个重大的行动。在历史上,参与这一行动的有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有上海的爱国帮会领袖,有奋斗在秘密战线的我方特工,当然还有曾一度追随汪逆、最终弃暗投明的关键人物。正如电视剧和小说中所述的那样,这场特殊的战斗,最后以我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是一段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今人淡忘的史实。

遥隔70年,今天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当年浴血奋战的特工英豪吗?能够把握那场战斗中错综复杂的敌我关系和背景吗?当时上海存在的租界与日占区犬牙交错的特殊环境,复杂的社会时代,险象环生的故事,除了作为共产党情报系统代表人物的方滔及其他秘密战士,同时还有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租界国民法官、混迹江湖但面对敌寇不惜舍身赴死的帮会管家、曾以铁血手段对敌实施暗杀后来却成为日寇帮凶的军统组长等多种多样的人物,展现了民族危亡中色彩各异的人格选择和命运归宿。这些人物的立场和作为,在历史上都有真实可循,他们组织起了一波又一波悬念迭起的惊险情节。最令人震撼的,是不同身份的我方人员在抗战的总目标下,为了夺取日伪秘密文件而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应该为今天的人们所崇敬和汲取。创作和拍摄电视剧《剑·谍》,意义也在此。

男主角方滔为狙击手。受共产党派遣,方滔埋伏在国民党军统组织内,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他的行动与军统有分有合。狙击手的定位,使他不同于一般的

地下工作者,而具备了职业特工的专业性和动作性。事实上,当时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确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由受过职业训练的特工组成,在工作性质和方式上都与普通的地下党很不一样。

纵观今日影视中的谍战片和警匪片,无论好莱坞还是香港,都趋向于将特工拍得脱离现实的专业化,而观众更希望看到真正的特工行动内幕。可喜的是,《剑·谍》在这方面跨出了较早的一步。我方每一次的行动,都经过周密的勘察和计划,而不像有些乱编的谍战片那样冲冲杀杀。方滔作为职业狙击手,所处位置和作用都准确无误,别无替代,连他使用的枪支,都经过考证而符合历史与身份的真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观众了解秘密战线的特殊性。在严酷的斗争中,党的情报组织后来遭受很大牺牲,方滔又从狙击手改任领导者,终于在消灭日寇特务头目的同时夺取了日伪秘密协定并昭示了天下。整个故事结构严谨,尊重历史。相信读者无论从电视剧或者本书中都能感觉到作者的用心。

新民晚报文化副刊主编 杨展业

2009年8月10日

第一章

1

他总是比闹钟早一秒钟醒来,醒来后第一件事,是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他总是到固定的早点铺,坐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吃同样的早餐;他总是做同样的噩梦,梦里的他握着狙击枪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然后,他在瞄准镜里看到他自己。

人最深的恐惧,就是不得不面对自己;一个优秀狙击手最深的恐惧,就是在自己的瞄准镜里,看到有另外一把狙击枪正对着你。

他是个狙击手,以不可思议的长距离精准狙击而闻名,他一击必杀,弹无虚发,就像古代游侠小说里一剑穿喉的剑客。他是方滔,比利时领事馆里一名小小的文员,平时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表情木讷,少言寡语,一看就是老实人。

当然,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靠眼睛看。只相信自己眼睛的人绝对不会长命。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此时,上海、武汉、广州已相继沦陷。失去所有东部沿海的中国,陷入举步维艰的险境。这时的上海滩,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经沦为孤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华外表下,到处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街头巷尾随时都可能发生枪战。而最令人提心吊胆的还不是那些无法防备的流弹,而是身边的人。那个平日里对你服服帖帖的管家,很可能是潜伏了很久的日本特务;那个时常帮你打酱油的邻家小弟,很可能会成为揭发、举报你的无知小孩;这一秒还是在和你谈笑风生的贴心挚友,下一秒就可能会背叛你;甚至就连你的父母或子女,也很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和秘密。没有人是可以永远信任的,除了你自己。

方滔又做了那个噩梦,梦里的他被自己一枪击毙。他挣扎着从梦中醒来,看了看



窗外，又侧头看了看床头的闹钟，然后将那即将炸响的聒噪铃声扼杀在了摇篮里。

他起身，迅速地将改装的驳壳枪零件一件一件地细细擦拭，然后装进摄影箱里，随即又将子弹压进了弹匣，这才合上了摄影箱。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仿若用筷子吃饭一样顺理成章。对于一个狙击手而言，枪就是命，保自己的命，也要别人的命。

整理好了装备，方滔快速地下了楼，刚刚走到旧公寓的街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那里。方滔看了开车的女子一眼，默默地上了车。那名女子叫向非艳，她和方滔一样，都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九行动组。

向非艳发动汽车的同时，递给了方滔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和资料，照片的下面写着“卢光洁”三个字。方滔的目光盯在照片上，目不斜视地问，“曾奎和小韦看过这些资料了吗？”

向非艳说，“还没有，待会儿接上他们后你给他们看看。”她边说边把车停在一个路边摊旁。小韦抱着从小摊上新买的两个陶瓷罐子上了车，与此同时，曾奎也从不远处的一家胭脂铺子里钻出来。他远远看见向非艳的车子，托起身旁的麻袋快步走过来。

曾奎上车后，将刚从胭脂铺里买的珍珠粉递给方滔，方滔看了看，说，“这个管用吗？”

“滔哥放心，绝对管用。”曾奎边说边拿了两把斧头给小韦。小韦将挎包打开，取出一支驳壳枪和两个弹匣给曾奎，又拿出一把撸子和弹匣递给向非艳，他将自己的驳壳枪别在腰间，这才将斧头装进挎包。

小韦一边将铁蒺藜装进陶罐子里，一边问，“按照一号计划去老半斋吗？”

向非艳说，“我来之前，冯老板和祝炳卿谈过了。祝炳卿说，我们不能在法租界里杀人，如果他默许了我们这次的行动，那么共产党也会在这里杀人，日本人也就有理由在租界杀人。所以我们只能实施二号计划，在日占区动手，然后从浙江路桥撤回租界。”

方滔冷静地点了点头，对此一点都不吃惊。祝炳卿是法租界的总探长，他能在日本人、法国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以及青帮等各种势力林立的上海滩游刃有余地做了八年的探长，为人处世、审时度势的功力可见一斑。在法租界，无论是谁，总想买他几分面子。祝炳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如一枪打死我算了”！可八年了，他的脑袋依旧待在脖子上，且牢固得很。

方滔说，“曾奎，钥匙？”

“哦，在这儿。”曾奎说着，递给方滔一把钥匙，这是他提前租下的一个旅店房间的。房间在二楼，就在他们的伏击点旁，那是最佳的狙击位置。

方滔接过钥匙，一脸的凝重。

曾奎忍不住问，“怎么了滔哥？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方滔严肃地说，“二号计划是在日占区行动，不比租界，大家都要小心。曾奎、

小韦,你们负责吸引前面一辆车的保镖。下辆车的保镖都交给我。我们在日占区里,时间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撤,听非艳的。”

曾奎大咧咧地笑笑,“有你这个神枪手在,我一点都不担心。滔哥,把命交给你,我们放心。”

方滔望着车窗外,不再说话。别人把命交给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2

两辆黑色的轿车从街头驶过,他们的速度不快不慢,显得小心翼翼,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卢光洁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和保镖们一样神情紧张、左右张望。自从汪精卫去日本洽谈所谓的“和平运动”之后,他就被列入了国民党军统的暗杀名单,每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身边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心怀鬼胎。谁知道杀手会在什么时间、以怎样的身份突然冒出来呢?就连这些贴身的保镖也未必可靠。

坐在卢光洁身边的保镖颤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枪,他突然感到握枪的手臂有些僵硬,便用另一只手揉了揉,这样就让枪口无意间对准了卢光洁。

卢光洁紧张地拨了一下他的手,将枪口拨开,然后愤怒地瞪了这个保镖一眼。那个保镖张了张嘴想解释,但出于职业习惯,忍住了。

两辆车转了个弯,渐渐驶入方滔等人的伏击圈。

此时的方滔,正从口袋里拿出一颗手雷挂在了旅店房间的门上,用一个带钩子的细绳将手雷的引信和门把手连上,倘若敌人在他逃离前找到这里,这颗手雷就是最称职的门神,能为他争取到足够的撤退时间。安置好手雷后,他走到窗前细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接着打开自己的摄影箱,将一些散件组装成一把步枪型驳壳枪,这枪还带有瞄准镜。

方滔选了最佳角度,静静地蹲伏下来,专注地盯着瞄准镜。他从瞄准镜看到小韦和曾奎若无其事地躲在街边商贩的身侧,而向非艳则故作轻松地待在车里,一边将枪拿出来放到顺手的地方,一边掏出一块机械秒表放在车子的仪表盘上。瞄准镜里的世界,看起来很小,小得要命;实际上很大,大得要命,总之,很要命。

两辆黑色的轿车很快就驶进了方滔的狙击范围。曾奎拿出斧子,看了小韦一眼,小韦会意地点点头。随即,小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那个装满铁蒺藜的瓷瓶,向第一辆车车轮下扔去。瓷瓶噼里啪啦地摔碎,铁蒺藜散落一地。汽车的轮胎被扎破,摇摇晃晃地横在路中央,卢光洁所在的第二辆车毫无防备,猛地撞在第一辆车上。周围的人惊叫着四散开,一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在这样的特殊年代,能在第一时间逃命是多数百姓的基本生存素质。



第一辆车上的保镖一边招呼着同伴，一边要开门下车，向小韦射击。曾奎急忙开枪掩护小韦，但形势显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说时迟那时快，方滔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一枪击中了这个要下车的保镖。听到枪响，向非艳快速按下了计时秒表——他们的行动时间只有两分钟。

这时，又一个保镖下车向曾奎射击，又被方滔一枪击毙。

后面的车看前车出事，想倒车逃跑，可那车似乎已经不听使唤，开车的保镖更是手忙脚乱，他刚刚旋转了下方向盘，车后胎就被方滔打爆了，而此时，向非艳的车早已将他们的后路堵得死死的。由于方滔的出色掩护，曾奎和小韦正在毛着腰顺利地逼近第二辆车。

卢光洁看着身边的保镖脑浆迸裂，害怕地趴在了车座上，手忙脚乱地掏出了一支枪。

与此同时，小韦和曾奎成功地靠近第二辆车，眼见刺杀行动就要成功，只听一声枪响，曾奎应声倒地。

小韦一边隐蔽在车门后，一边焦急地望着挣扎着的曾奎，那一枪直入后心，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致命的位置。

方滔从瞄准镜里看到曾奎中枪，不禁心中一沉——开枪的保镖藏在后座，车窗挡住了他的视线。方滔紧紧皱起眉头，不由得想起适才车上的对话——这些兄弟，将命交给了他。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从汽车的反光镜看到了那个顽抗的保镖。估算了位置，方滔扣动了扳机——稳且准，正中保镖眉心。

卢光洁看到杀手中有人受伤，认为这是自己逃跑的最佳时机，于是胡乱地冲着外面打了几枪，正好击退了欲去营救曾奎的小韦。

这时，向非艳从另一侧摸上去，对着车内连开几枪，卢光洁左右晃闪了几下，终究还是没躲过，颈上的鲜血喷涌而出。

向非艳看看表，大喊，“没时间了，快撤！”

方滔见向非艳得手，又听到门外凌乱的脚步声，连忙从摄影箱的下层抽出一根粗绳固定在窗口，然后迅速地收起枪，顺着绳索滑下去。他刚刚落地，上方的爆炸声就夹杂着残灰瓦砾扑啦啦地落了下来。远处，警笛声越来越近。

方滔背着摄影箱跑过来，看到向非艳举枪正对着曾奎，大声说道，“你要干什么？”

向非艳紧紧皱着眉头，举起表，“没有时间了！他不行了！不能给敌人留下活口，与其让他落在敌人手里，还不如死了痛快！”

曾奎认命地闭上了眼睛，“杀了我，快！”

方滔不由分说地一把扶起曾奎，递给小韦，“小韦，带上他一起走！”小韦赶紧来帮忙，向非艳看了看一脸坚定的方滔，又看了看曾奎，默不作声地去开动车子。

在车上，小韦一边为曾奎简单地处理伤口，一边说，“滔哥，曾奎快不行了！”

方滔闭着眼睛想了想,说,“右拐去烟霞路,那里是租界距这里最近的诊所!”

向非艳听后,加大了油门,汽车驶入法租界时,祝炳卿示意手下挪开了路障,这是和冯老板提前说好的——他们不在法租界动手,但撤回租界时他也不阻拦。

3

1939年,在日本驻沪领事馆引荐下,已经投敌的原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由此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极司非而路76号,日本在上海的谍报机构“樱机关”亦在附近。

此时,樱机关的新任长官小泉晏夫紧紧皱着眉头,仔细研究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似乎正在思索着什么。

石井秀夫突然进来汇报,“小泉大佐,果然不出您所料!运送卢光洁的车队遭遇埋伏!”

小泉一下站了起来,“情况怎么样?那些抗日分子抓住了吗?”

石井垂下头,“对不起大佐,我们的人赶到时,卢光洁已经中枪了,那些抗日分子侥幸逃脱!”

小泉压住心中的怒气,说道,“这次引蛇出洞,你竟然让他们全跑了!太轻敌了,石井君。”

石井依旧低着头,不敢说话。

小泉瞥了他一眼,继续说道,“卢光洁呢?”

石井说道,“被发现时还有一口气,我们的人送他到法租界的一家诊所救治,那是距事发地点最近的诊所。”

小泉毫不犹豫地说,“去!把卢光洁带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就是要快!越快越好!不能被他们看出破绽!”

石井点头道,“是!大佐!”

向非艳的车刚刚开进法租界,76号的特务们也带着奄奄一息的卢光洁赶到浙江路桥关卡。特务们二话不说就要过桥,却被关卡的巡捕拦住。

其中一个巡捕大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看起来像是小头目的特务说,“兄弟,我们要救人,最近的诊所在你们那边。”

那巡捕看了看他们,“你们76号的人不能带枪进租界。要救人,就把枪先放在这里。并且,你们的所有行动,都得在我们的监控下,得由我们的人跟着。”



特务小头目一脸的不服气,“你?”

那巡捕不紧不慢地说,“这是祝探长交代的,兄弟,咱都是当差的,您也别难为我了。”

特务小头目咬了咬牙,说,“好,留下两个人,其余的把枪放下,把活口抬上,跟我走。”

于是,在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早晨,位于烟霞路的一家很平常的诊所,正在卷入一场不平常的是非。此时,烟霞路惠济诊所大门紧闭,隐约能听到里面窸窣的脚步声,大抵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准备开门营业。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平静。诊所的女医生刚刚打开门,头上突然被顶上了一支枪。持枪的正是方滔,方滔的身后,小韦搀扶着曾奎迅速进入,向非艳断后,她看了看门外,没有可疑的人,就将门关上锁好。

方滔低声说,“别害怕,我们是锄奸队的,不杀中国老百姓。我有个兄弟受了伤,大夫您给看一下。”

女医生看了看方滔,方滔将目光移到了别处,她又看了看向非艳,向非艳正拿着枪,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外边的情况。

方滔见女医生没有动,目光里多了一份乞求,“大夫,他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受的伤,都是中国人,您不能不管吧?”

女医生不知是因为惊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依旧没有说话。小韦猛地站起,掏出枪对准了她,大喊道,“让你救你就快救,不然老子打死你。”

女医生看了看小韦,又看了方滔一眼,迟疑了片刻,说道,“好,我来看看。”说着,她戴上手套来到曾奎面前,将他的衣服剪开,清洗了一下伤口。然后,她拿出一支针管,准备为曾奎注射。

小韦拦住她,谨慎地问,“这是什么药?”

女医生说道,“麻醉药。等这药起了作用才能挖子弹。”她说着推开小韦的手,将一针麻药推进了曾奎的伤口附近。

正当这时,外边又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快开门,巡捕房的。”

一听说是巡捕,小韦和向非艳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方滔从门缝向外看了看,说,“先别慌,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

女医生说道,“你们赶快躲到二楼第二个病房里。”

方滔和向非艳、小韦对视了一眼,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如此了。

女医生在楼上的病房快速地帮曾奎处理了一下伤口,转身说,“我先去下面应付一下,马上回来。”她边说边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药水递给方滔,“把这个洒在门口。”

说罢,女医生转身下了楼。此时,门外的巡捕和特务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女医生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打开了门。她知道,在这种时候,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是性命攸关的事。

敲门的巡捕厉声问道，“为什么开门这么慢？”

女医生镇静地说，“刚刚在消毒。今天一大早，有个麻风病人死了。”

巡捕和特务们一听，都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女医生见状，淡淡地说，“消过毒了，没事了。”

特务小头目站在门口，指着鲜血淋漓的卢光洁，吩咐道，“你们把他抬进去。”

扶着卢光洁的两个特务大惊失色，“啊？我们进去？”

特务小头目不满地看了他们一眼，说，“没听医生说嘛，都消过毒了。”说罢，他和其他的特务们战战兢兢地将卢光洁抬进了诊所。

随同他们一起来的几个巡捕却站在了门口，谁也不肯进去，其中一个歉疚道，“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被人打得像筛子一样。”

女医生检查了一下卢光洁颈上的伤口，发现他的胡子是贴上去的，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都要掉下来了，于是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人啊？怎么伤得这么重？”

特务小头目不耐烦地说，“不该你问的别问，只管救人。”

4

女医生看了一眼手术台上的卢光洁，吩咐身旁的小护士，“清洗伤口，准备手术……”那个小护士早已吓得惊慌失措，瑟缩不已。女医生往口袋里装了两把镊子，走上楼梯，走到一半时，她转过身提高了声音，大声命令那小护士道，“还愣着干什么？！化验血型，准备血浆！我上楼去准备下！”

二楼的病房里，曾奎伤口的鲜血如泉水一般涌出来，小韦见状，急忙扯下床单捂住，可那血就如打开了阀门的水龙头，很快就浸透了床单，怎么也止不住。

“滔哥，怎么办？”

方滔看了看门口，“那医生很快就上来了。”他知道，楼下女医生最后那句话，是说给他们听的。果然，方滔话音刚落，女医生就敲门而入。

她看也不看众人一眼，直奔曾奎病床，掀开床单，飞快地把两把镊子递给方滔，然后一边熟练地帮曾奎止血，一边对方滔说，“两把镊子，一把撑开伤口，一把夹住弹头往外拔。”她说着给曾奎的伤口消了消毒，有意无意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下面那个也中了枪。”

向非艳微微皱起眉头，问道，“是什么人？死了没有？”

女医生说，“现在还有口气，什么人不清楚，巡捕帮着送来的。帮我按住这里，先取出子弹，我等一下再上来。”说完，她又急匆匆地下了楼。

女医生的脚步声远去后，向非艳问方滔，“楼下的难道是卢光洁？他会不会还没死？不如我出去看看！”



方滔说道，“不行，太危险了。”

向非艳恨恨道，“如果楼下的真的是卢光洁，他必须死，这是我们的任务！况且，倘若他没死，曾奎这罪就白受了。放心吧，我装成护士，如果他还活着，我就……”说着，她用枪比画了一下。

方滔摇摇头，递给向非艳一个针管，“别用枪，用这个。用枪的话太暴露了，拖着曾奎，我们也走不了。你将一管空气注射进他的心脏，他肯定就活不成了。”

向非艳点点头，从门口的衣架上拿下一件白大褂穿上，蒙上口罩，这才小心地开门走出去。

向非艳刚刚走到楼梯口，就听到女医生对她身旁的特务小头目说，“伤得太重了，可能救不活了。”

特务小头目倒也不为难她，说道，“你尽量救吧。”

正在这时，他发现卢光洁的头下方有一抹血迹，原来那是曾奎下床时蹭上的。“医生，这是哪儿来的血？”

女医生一愣，张开鲜血淋漓的双手，“血？这里到处都是，你看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她说指着指卢光洁。

这时，向非艳穿着白大褂从楼梯走下来。

特务小头目听到身后有人，赶紧回头，其余的特务赶紧上前控制了向非艳。向非艳装作很害怕的样子，怯怯地说，“医生……楼上……都处理……好了。”

女医生明白了她的用意，说道，“那你快过来，帮我做手术！”

特务小头目不放心地看了向非艳一眼，问道，“楼上还有人吗？”

“没了！”向非艳脱口而出，一闪身，跟着女医生进了手术室。关好了门之后，她辨认了一下，看到床上的就是卢光洁，又用手指按在他脖子的动脉处，确定了人还没有死。她马上拿出空针管，另一只手摸了摸卢光洁左侧的胸膛，找到了心脏的位置，举起针管就要刺下去。

这时，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向非艳的手，向非艳一惊，原来是那个女医生。

向非艳瞪了她一眼，甩了甩手，意思是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女医生低声道，“这里是我的诊所，是救人的地方。”说到这里，她补充道，“你确定他是你们要杀的人吗？”说着，她轻轻将卢光洁的脸侧开，他脸上的假胡子已经翘起，只需轻轻一扯，就会掉下来。

向非艳不由得一愣，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女医生一眼，她觉得这个诊所的医生不简单。正当向非艳准备质问她时，楼上传来一声低闷的呻吟，守在手术室外的两个特务对视一眼，顺手拿起桌上的剪刀上了楼。

原来，二楼的方滔在为曾奎拔出弹头时，曾奎实在没忍住，疼得哼出了声音。

听到特务上楼的声音，方滔用手势指挥小韦，二人都站到了门边。他们将手枪伸出，顶在门上大概一人高的位置上，准备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立刻将特务们击毙。

两个特务循着声音，走到方滔等人藏身的房间门前，其中一个拧了拧门，发现

门被锁上了,转身问楼下,“这间房里是什么? 打开。”

女医生急忙小跑到楼上,“这一间就是死了的麻风病人住过的。”

特务们迟疑了,其中一个捏着鼻子,说道,“难怪这里的药水味更重一些。”

另一个特务看了看女医生,又看了看捏着鼻子的特务,说道,“捂什么捂? 至于吗? 都消过毒了。”

捏着鼻子的特务小声说,“还是小心点好吧,性命攸关啊!”

另一个特务低头思考了片刻,又看了看女医生,径直将手伸向了门把手。女医生急忙拦住他,从兜里摸出一副橡皮手套,递给他,然后很严肃地说,“戴上这个保险一点。按卫生局通知,有麻风病例处理完毕后必须重新申请卫生检验,得到许可后才能解除隔离,重新开业的。这个事情马虎不得的,有个什么闪失老总您自己倒霉,我这小诊所也担待不起啊!”

那特务一听,吓得把手缩了回来。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喧闹声,似乎是门口的巡捕和什么人打斗了起来。那个准备开门的特务总算找到了台阶下,“门口出什么事情了? 快下去看看出什么事了!”说着,他带着人逃也似的下了楼。

门口的女医生和门内的方滔、小韦,都不约而同地大松了一口气。

5

在门外闹事的,正是奉命来带回假卢光洁的石井。

石井带着几个日本特务来到诊所外时,突然发现了向非艳的车,车上还有一个深深的划痕。他用手摸了摸划痕,小心地闻了闻摸过划痕的手指,一下子警觉起来。那是鹿油的味道,子弹打的,还热乎着呢! 看来,刺杀卢光洁的人应该就在附近。或许,他们就躲在这家诊所里。石井微微笑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这次确实是他低估了那些抗日分子,才导致“引蛇出洞”计划的失败,他的新上司小泉对此很不满。而现在,正是他将功补过的最好机会。

想到这里,石井带着特务们不由分说就要闯进诊所。巡捕们见一群人来势汹汹,赶忙架起枪将石井等人拦住。

领头的巡捕上下打量了石井一眼,见他言行举止一副日本人的样子,不由得抬高了下巴,厉声问道,“你们站住,干什么的?”

石井得意扬扬地亮出了证件。

领头的巡捕瞥了一眼证件,“樱机关的?”

石井收起证件,一脸傲气,“我怀疑刚刚在租界外暗杀卢光洁的抗日分子就在这里,我们要进去搜查。”



领头巡捕微微一笑，“对不起，没有巡捕房探长的命令，我不能让你搜查。”

石井愠怒道，“里面有抗日的武装分子，你要是包庇他们，恐怕你会后悔的。”

领头巡捕毫不示弱，“少吓唬人，你说有抗日分子就有了？我听你的还是我听我的？”

石井言语中带着威胁，“你让不让开？！”

领头巡捕挺起胸膛，站在诊所门的正中，“这里是法租界，巡捕房说了算的。你懂这里的规矩吗？”

石井鄙夷地打量了他一眼，突然以一个漂亮的反关节动作将他手里的枪下了，边上的一个日本特工也一把将另一名巡捕的扳机按住，那巡捕想开枪时，已经扣不动扳机了。

其余的日本特工也迅速控制了其他的巡捕，领头的巡捕对手下吼道，“快回去叫人啊！”

石井把从巡捕那里缴获的枪拿在手里，熟练地退出弹匣，拉出枪膛里上好的一颗子弹，然后将枪插回巡捕的枪套里，继而冲身后的两个日本特工挥了挥手，“走！”说罢，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诊所。

闯进诊所后，石井亮出了证件，对“76号”的特务们说，“赶快把这个人抬回日本陆军医院。”

特务小头目说，“现在还没抢救过来呢！”

石井说道，“你只管执行我的命令就可以了，别的不要多问。”说罢，他四下打量了一下诊所的环境，问道，“这里谁负责？”

女医生急忙说，“是我，这位先生，您要干什么？”

石井看了看她，“门口这辆车是谁的？”

此话一出，装扮成护士的向非艳立刻紧张起来，她悄悄将手放进兜里，准备必要的时候开枪，为楼上的同伴争取逃跑的时间。

女医生顺眼看了看门外的车，疑惑道，“不清楚啊，我没有车。”

石井冷笑一声，挥了挥手，示意手下搜查诊所。

正当这时，一阵警铃响起，祝炳卿带着大队的巡捕赶到，他们迅速将石井手下包围。

祝炳卿背着手，慢悠悠地踱到众人中央，轻描淡写地说，“把他们都按住。”

看到巡捕将特务们控制住了，祝炳卿这才气定神闲地走进诊所，那被卸了枪的领头巡捕指着石井，“就是他，他下了我们的枪。”

祝炳卿点点头，“把他们的枪都下了。”

话音刚落，巡捕们就将石井和其他日本特工的枪下了，那几个日本特工满脸的不服，无奈祝炳卿人多势众，他们也无可奈何。

石井挺起胸，蛮横地说，“我们是日本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日本公民。”

祝炳卿微微一笑，“在法租界里，哪国公民都要遵守租界的法律。”